

本堂先生文集

陳勸題籤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題跋

書卓生甫深衣述後

句章卓有立生甫以深衣述見示余謂深衣唯當據經以求合而已至如續衽鉤邊則司馬溫公所謂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揜其不相連之處此說以爲正當又奚以旁引曲泥爲哉屢圖再會相諭以決連年衰病猶未之果迺聞歿已兩載矣生甫平生用力於此有足以遺其後庶乎無憾余之生負質疑之記使生甫齋志九泉興言至斯交道謂何歲乙未孟冬攬涕書其手澤之後以歸之與追挽二詩俱前悲夫嵩谿遺耄陳某書

跋史獨善奏議

獨善史公當端平更化之初轉對一劄君子小人之辨言外之意隱而實彰寬而實切也第貳劄及蜀事可謂至論若嘉熙應詔書則明白洞達勁正懇到惜其言不得行於其時徒使後來讀之感至於激嗟何及矣歲乙未孟冬里後學陳某敬書

書王寓庵遺文

余童卯於丈人行聞里有寓菴王公之賢高山仰止今



八十三歲矣茲因留其孫得塗家獲見其燬餘偶遺之
文於和淵明歸去來辭知其奉親孝於泰庵記知其事
長敬於怡齋記知其友於兄弟於交說於淇綠辨知其
與朋友鄉曲無不盡其情人生大節略無虧欠餘如一
出一處一語一言動中理義古之人古之人使人感發
誰能起之得與北面列哉知念其祖善傳其家幸而有
此孫孫又生子矣寓庵之業其不亡乎歲丙申書於雙
桂坊之梅窗嵩谿遺耄陳某

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

文公爲後學地可謂深著明切宜端居靜察朝夕不置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終有得矣丙申四月朔書於本堂

本堂文集卷四十七

二

題劉向說苑卷首

劉向說苑曾子固序之矣其可否已櫟括其間學者當
有所擇而徒博者失之余因爲諸兒書此卷首歲丙申
四月朔書於本堂

書李純甫文橐

余少也取友於郡庠之造道齋與純甫李君同舍兄事
之情甚浹後余薄宦走四方而君以賦冠計闈上春官
不利未幾而聞爲地下遊矣吁而止於此邪雖然有文
橐在見之者知見其人死猶不死也特余老病因循於

宿艸之不哭傷如之何感如之何嵩谿遺耄陳某書

題文中子

文中子當細味其閒格言甚多丙申首夏書以遺子若孫

跋僧德思所藏鍾子固所畫山谷水仙詩圖後

樛寮因子固所作兄弟圖而寫山谷詩

水仙花

余又因樛

寮而爲絕江著數字亦以世之情喜新而厭舊而絕江獨知所寶是不能無感焉蓋於世變人情有關也吁丙申良月本堂老人八十三歲書

書史猷父屏石圖銘序後

本堂文集卷四十七

三

余昔仕於朝史猷父寄居西湖之西入門立一石如屏自號屏石余與之遊因與石諗旣而皆東歸石爲人所
有猷父眷眷焉見之畫而銘而序而詩觀之而感者多
而余爲甚幸而時見猷父屏石儼其在前矣奚迹爲然
亦終不能無感然感豈止此一石而已哉丙申良月望
嵩谿遺耄陳某書

書四明衣冠盛事錄後

楊君鵬舉繇太學生擢第晚而浮雲視功名掃軌不接
外事殆有德而隱於市者與吾鄉家世忠厚老成典型
月評所歸雖居百里外未及一面而風聞其賢茲偶爲

義不可以筋力免者入城君之外孫袁伯長出示所手鈔吾鄉衣冠盛事譜閱之旣信乎所聞之可證科目絕續之交吾黨窮通之機實有關係蓋譜存則脈存脈存則雖秦火不能滅然科目今雖未暇舉三代以上人才之盛亦由科目邪養之深者發之茂持之重者出之遲姑盡其在我時來則爲之耳所以感厲其氣維持其心以爲無窮之地將有大功於吾鄉吾鄉而放之天下亦可者此譜也余固以心見楊君豈不過於面交也哉歲丙申良月廿五日嵩谿遺耄陳某書

跋史景正南有嘉魚樂與賢賦并書事詩

本堂文集卷四十七

四

嗚呼彼何人哉並緣宮豔玩弄威權箝天下口不遺餘力猶懼三雍之中有獨立者爲異於是掃破定法捷出濫思以嘗試之而靡然瀾倒三十年閒糜爛其肝腸顛倒其夢想六士以前之正大化而爲光範門下砥鼎之物卓乎史景正獨於公堂所課嘉魚賦與其書事明斥而專攻之其鋒鏑嚴於刀鋸斧鉞直以殺身成仁爲己任偃月機深閒不容髮是豈於其生也吞聲斃而後欲戮其尸以爲快者比漢之名節有黨焉故有黨錮傳國家三百餘年帝學之涵養成就至矣逮其末造乃無一人爲景正黨他日有爲獨行傳者非景正誰與歲柔兆

涪灘陽月庚子嵩谿遺耄陳某書

山題天台潘少白

太老

續古集

余聞少白不識少白面而識其子衍於小萬竹其文氣
英英焉因其子知其父而未知其詩一日胡甥幼文來
篋有少白詩出入晉宋盛唐晚唐閒森然温然也及閱
其序續古集則欲以唐體爲宗然則唐故多體將宗誰
邪若曰晚唐殆不足爲少白挽余雖不能詩不敢評而
於少白之詩則曰少白之詩也少白當一撫掌巖柔兆
涪灘暢月四明遺耄陳某書於本堂

余續書娶賈處士墓誌碑陰

名琮字中美

本堂文集卷四十七

五

余歸老故山近二周星門外事未嘗間獨念疇昔交天
下士今皆雲冰消散自謂江空歲晚無復可人忽娶之
賈君哲甫來正郡庠日相訪求實獲我心他日出示王
文昌所撰其高大父處士墓誌銘讀之則知淵源深遠
如此君子之澤五世哲甫方延洪之雖百世可也尙懋
之哉四明遺耄陳某書

與英書陳孔晨隱居圖

面未賦其猶一日時

歲咸滄丁卯余道金壘見南埜翁坐之不礙雲山堂南
山去堂十里而近光景變化煙霏空翠苒苒逼人從容
而別山之面目之眞爲我有越八年翁歿余亦老矣他

曰其子自孔晨者來明一見問故曰堂已改築之南山中而扁乃舊吁古今事物之變翕忽有無何可旣棟宇末也翁之歿未幾而堂已廢豈初心哉今其子乃能於險阻艱難之際善繼其志且文以世其傳翁爲不亡矣余年八十有四幸而及見故人之有後然方來事未涯其益勤其修哉四明遺耄陳某書

題奉化圖志揭首

奉化爲邑以民皆樂於奉承王化得名其俗尙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爲士者相勉以力學爲農者相率以務本然土陝民稠一歲所入不足以贍於是有一工者商者漁於海者各業其業以全身保家爲重以入孝出弟爲常風聲氣習大率近古官於此者平易近民則民德愈厚矣

跋古營蕭節齋良輔所藏三畫帖

李伯時九歌圖

節齋蕭公以古營名閱世臣擁牙燾莅南服詩書福澤融液軍旅閒風清日長他無長嗜唯墨寸紙有存古意脈則心與之契而手之不置一日出李伯時九歌圖曰燕楚相望萬里好賢樂善傷今思古本一轍也況屈大夫名塞天壤離騷又與日月爭光幽及鬼神明及人物

彷徨感慨反復口戀之狀見之於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南方之人有如此者流風遺俗猶有如此者否乎余俛而不荅姑書公所云云者而已

東坡墨蹟

坡公字畫當時人已寶之在今日當何如哉字畫固可寶而所以寶之者豈專在是哉公之學自名節入文章特其土直況於字畫哉忽焉在目懍懍然名節如生則字畫亦真可寶也哉因題於節齋蕭公所藏三帖之後
四明陳某

夏珪山水

本堂文集卷四十七

七

古畫以山水爲最唐以後或有其存而未必皆真天地間川流山峙千態萬狀固自開闢以至今日苟有見焉孰此爲古顧欲從破繪敗楮摸索其髣髴山川能幾何哉世方趨於耳目之新方溺於貨利自非灑然自得超然自拔誰復事此是則方見其可敬而不見其爲僻也節齋蕭公有山水一軸曰此夏珪之筆子以爲何如余於此未達獨能以前取自信者復因又進而曰後日有詔趣入發十洲三島閒而江而湖而長淮大河見其漫漈奔放洶風濤而舞蛟龍也由會稽而嵩而岱而太行見其繇互起伏千雲霄而絡星辰也以行記啞囊收拾

光景時一披閱眼界萬里盡在是矣豈不大快公爲之一笑卷畫四明陳某

跋韓君美居城西十絕

余讀韓君美城西十絕寔然喜肅然敬詩云乎哉君抱古學來長鄞幕暇不自休周視城渠水脈疏之淪之既西至它山於堰於闢完故立新蓄洩以則識敏而慮長力到而功集民歡頌之是行也有詩焉實而通清而腴浩浩乎生意與水俱行三代井田之時春風時雨中一言一話亦若是而已彼艸妖木怪鹿叻豕哮駕虛翼僞於天理人事之外此皆君之詩之罪人也安得如君之真積力踐見之詩而有補觀風者哉若水之源委事之始未有王厚齋序在歲旃蒙協洽人日四明陳某八十歲書

題天甯寺主僧可舉羅漢圖後

余入城寄天甯寺主禪直翁手一軸曰此羅漢圖舒而視之山水林木中人物古怪殆非塵世恍然身入其間坐白雲而來清風也余家鄰天台聞山有羅漢古迹飛石橋空立壁亟秀老矣欠一到今見此足矣然欲指此爲某人筆固已不識至欲指其此爲某羅漢某羅漢又安能識之哉識之者其直翁乎我欲識直翁者也因書

所識於圖之後丁亥季春晦日丹山遺耄陳某

故情不與手氣漢國

賦玉以龍獸所產物初所賦十六身羅漢圖求者謂余
不事備安世難要成卷還之則曰羅漢本無實相高
羅漢人乃廣者漢者羅漢便是羅漢如何是羅如何是
不識其真像本識龍獸之靈物初之故亦不過無意
之香願也

玉在下

玉在上

本堂文集卷四十七

九



題天壽寺王信可飛泉圖說

余又欲宿天壽寺王隱道翁手一畝曰此羅漢圖而

視之山水林木中人物古怪殆非尋常所見者亦凡

生白雲而水清風也余家斜天台前山有羅漢圖

石鑿空其壁唯秀多矣欠一到今見而疑其然然

羅漢人其面目不一至欲詰其此為某羅漢某羅漢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終

丹山遺耄陳某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跋

藏玉以龍眠所畫物初所跋十六身羅漢圖求著語余
不事佛安識羅漢哉卷還之則曰羅漢本無實相滿虛
空是大方廣寺說著羅漢便是羅漢如何是識如何是
不識才說識便不識龍眠之畫物初之跋亦不過無香
之香無色之色遇著便是豈嘗見其面目之何如耶藏
玉左手展圖右手執筆濡墨以授曰便下筆莫蹉過余
訝其強不覺大笑噴薄圖畫爲之掀舞藏玉曰羅漢見
矣因書其語并發羅漢一笑

本堂文集卷四十八

跋前人所藏金剛經

樓教授所書金剛經眞得二王小楷法視之熒熒動人
目攻媿先生又以小楷書跋其後可謂兩奇絕而石上
人得之上人清致所蓄書畫皆古雅此其一也一物苟
珍必有所遇茲得所歸矣

跋東皋寺主僧知恭百吟集

友山師以偶儻氣瀟灑心棟宇一方風月地鏗鼓鐘休
包笠旣成付之人而身歸花墅湖之廡廡與雲遊戲了
無住著詩其土苴也且知平生喜寒山子詩故其句意

多似之有攜其百吟集求著語者寒山子詩云吾心如
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知寒山
者也此心何心自且不能說余

又奚贊試以轉於友山
當一點頭辛卯仲冬記

記

清高堂記

余家東堂有竹可愛暇日爲賦八句句中有清高二字
深等請以名其堂余曰可也然有堂之名必有竹之實
實者名之所由出也無其實而有其名徒名也況余非
好爲詩詩以寫余意原其竹之有初而及其竹之方來
意則深矣汝等苟不知勉有如此竹皆跪曰諾因爲書

其匾乙酉立夏日

本堂文集卷四十八

二

廣福院記

吾州廣福院住持契和舊所接識會閒從容言其院之
故院本五代時寡嬪張氏家氏事佛日課法華經甚嚴
俄夢所居地有七僧若胎生蓮華上者益以信嚮漢乾
祐二年僧正仁贊之捨其屋與田爲羅漢院有可諒者
七歲專一室修淨行歷四十年牀下地生白蓮華一朵
隨而跌坐入滅湖海騰播院之名以重住者直下世襲
宋太平興國九年改賜今額嘉定十三年日文鼎始規
革其舊猶未能備嗣則曰宗詮曰善能曰如日麟次出

力崇奉大士以殿講習大衆以堂管鑰出入以門神天像設齋房庖湑纖悉以其初張氏所捨屋地爲基一十二畝六步田止二百八十畝後如日捨一十有二畝黃氏捨五畝俗人徐文炳文煥各捨一十畝契和之來以衣鉢資置五十畝於是田之積爲畝至三百六十有九其概如此惟是負城僧舍罹幾燎煽燬燼中歸然全存或者張氏願力洪深劫火有不能犯是尤可紀自五代迄今未有所託筆豈非大缺事茲敢以請余曰師之言卽記奚以余言爲而三四年閒申其請以書者狎至余於是有不自己於言者井田廢古道散世之齊民有不暇問其何如閒能禮義以飭其初文獻以詔其後三世以往希不失矣甚而一世二世大戾其祖若父以自絕其緒者滔滔皆是彼張氏舉其夫婦子孫之念一歸之空門於余心固有未契而能使之潔圭祠室香鐙梵唄一飯必祝數百年如一日更相樂助封培之未艾張氏之見旣得之矣今契和且欲詳其本末書以入石則張氏之祠與院相爲無窮又將此事始就佛氏家而求如契和者用心亦可謂不忘其本然則所以記者豈獨爲契和而已固有感於斯云前具官陳某記

友人吳山甫扁其室以竹修余叩其所以名則曰竹以自喻修者其志也子其爲之說以達吾志余惟竹之初鞭而萌不能立幹而圍不能以寸地力日以滋根本日以壯其挺拔而出者歲不同至於如椽如杠干雲霄停日月森不可屈雨露濡之不入嵐霧薄之不病寒發發而其膚益堅以澤暑蟲蟲而其節益清以闕竹之德如此豈一日之積哉不然則叢蒿條弱徒以宅蚊蚋芘蟲蛇折摧壓抑於饕風虐雪視材之修者盍亦反其本矣士而有志於學者乾之確乎不拔坤之敬以直內中庸之強哉矯孔門之所立卓爾皆竹而修之義靜觀密察

深培厚養毋錮乎先入母必乎速成本而未體而用以貫之庶乎無媿於竹矣況人靈於物反身而萬理皆備顧所用力者則在乎我豈徒竹之謂哉而況道不終窮學無止法進進不已又豈止於竹之修之謂哉山甫拱而聽曰敢不勉請因其說以爲記歲著雍困敦如月朔丹山陳某書

天甯報恩禪寺記

不問至誠感賦

四明天甯報恩禪寺直郡治西百武而遙基廣一頃三十畝有奇唐大中五年振祖大師創始號國甯宋崇甯二年置爲崇甯萬壽政和元年改爲天甯萬壽法照大

師法源大其規模而燬於建炎惟建隆閒郡守錢康憲
公億所建鐵塔獨存爾後復興其人其歲月寺更多變
譜廢莫詳至紹興七年改額以報恩廣孝是年又改爲
報恩光孝及今至元丙子可舉承乏住持壬午春市火
融風煽延奄爲煨燼過者諄諄咸謂此刹罹此已矣可
舉奮而誓曰我必復之或嘻其易易因說以廣募助爲
急者應之曰役甚大用甚浩固知其難以自足泥然倚
諸人者或債望諸人者或歛吾信吾心吾竭吾力隨所
有次第經紀之畢此生而已於是廬尋丈地來其眾於
前量所宜任人人勵而無苟偷事事核而無虛泛忘寒

暑抗埃璫日有所營月有所建歲有所成積勞十年外
門中殿法堂丈室齋坐之宇休息之寮而觀音閣而淨
土院庖廩漚溷軒廊序房昔庫者崇昔隘者闢昔黯黹
者爽豁矣至於像設則位置整嚴金碧絢爛至於梵唄
則時節擊撞音奏洪遠至於自領此寺以來萃件節之
餘斥銖累之素增置外庫以舒經費者二田若干畝爲
栗湖甯海張村莊以裕廚供者三創置句章鄉細石隄
山若干畝以給終歲薪蒸者一寺當闔闐包笠所轄有
以待之今可矣平章史公弼爲大書今額以落其成而
記未有所屬書來撫其始末援夙知以請余深嘉其能

而不無感慨疇昔鬱攸熈禍化城郭爲焦土者三之二
以官府之風雷其令邸第之泥沙其用猶未能如意規
復閒有之亦苟完耳師顧一手盡還其舊而恢拓過之
豈徒能也哉余熟於耳目之接而審其竟成事者有四
曰公曰勤曰和曰密唯公故眾數百口上下無扞格唯
勤故閱十餘年始終無閒斷唯和故千萬人之役皆樂
於趨事以恬以熙而無一指之血一跌之虞唯密故振
厲以光其前培袞以豐其後皆得於不動聲色之中然
則師不幸遇寺之大變而寺之遇師則大幸矣世之興
起已壞之業有能如師之傑然者乎使世之人皆如師
之用心天下事有不可辦者乎吁佛氏之道本空觀師
之見於應世功用乃無毫髮非實空非余所知實則余
能言之於是乎書師自號直翁云具官陳某記

雪竇山資聖禪寺記

雪竇山秀甲四明正峰昂首下視臂左右引寬抱百頃
平麓之陽資聖禪寺宅焉山出二水交於寺西南隅戰
嶮喫怒瀉峭舞空俯之以納奇觀有飛雪亭匯支澗而
池環池植美花佳木關其坳延攬風月有錦鏡橋徑而
北陟懸崖縱尋丈許立萬仞表其下羣山紫翠遠近映
帶數老松在上多過龍迹築危闌曲檻以壯臨眺有妙

高臺寺擅名勝天境參錯居者遊者如在半空五雲中
盤礴不能去至元庚辰師善來以宿望公選領此寺日
以葺歲以營氣象益以宏麗戊子夏四月夜寺灾風烈
不可撲滅惟眾寮涅盤堂存師曰變酷矣非數可諉祇
自引咎然棟宇無常風景故在壞者復興吾責也即日
西上瀝苦語白之總統所莫不感惻贊勉捷飛公贖載
沮撓蠲科斂主張之孔力奮然東還誓以必辦特燼餘
茫無費源於是傾篋蓄貲財轉粟鳩梓匠走奴隸抗焦
盪以滌瓦礫跋絕磴以掄屋材神氣旁魄心計乘之不
日而伽藍祠圓通閣香積院倉廩確磴成冬而大佛殿

山門方丈成明年而齋堂明軒東西廊成又明年訖今
年冬十月而諸像設而法堂明覺堂而樓館寮序滂溷
若梵具皆成金碧崢嶸鐘鼓時節紀綱之規矩之休其
徒數千指山川草木亦燁燁有新意厥初罹變議者謂
非三世四世莫克規復今而三年七越月翕忽變化纖
悉完備非他有繆巧也天下事公則立私則踣勇則決
懦則貳師以平昔服用之資棄擲無遺餘以不事筋力
之年食息不便安一念之烈貫金石質鬼神人無人心
則已有心焉則人必服事非人爲則已有人焉則事必
濟人百其力事倍其功其速成也固宜東南名利廢者

良多誕不事事者廢猥自營營者廢甚而利其災則去者廢以此視彼爲何如哉寺本唐會昌以前勅名瀑布咸通八年更名雪竇宋咸平二年更今額以唐常通禪師爲第一祖爾後湖海稱二覺道場以智覺明覺爲重紹興未燬而復莫詳爲誰今師之於此寺不惟復之而又大之矣余家寺之近杖屨往來爲數於其成往觀焉師以記請吁世道流易人事廢興觸於中者浩浩乃於佛者流見如師之美蹟是不可以不記若其以行道說法爲己任則非記寺者所及師郡之象山著姓樊氏子自號石門年今七十有六相其役者耆舊僧類有勞而始終之者三人允樞宗永如明也具官陳某記

梅窗記

梅於植物癭而益勁枯而益奇故其色淡中自韻如古君子其香質絕不染富貴脂澤氣其實酸不投甘昔人至以和羹方大用非杜少陵莫敢索笑非林和靖不能以詩寫而世之人不識梅不見梅者類拾人餘唾借以自表揚辱梅甚矣余之離孫王得淦於疏籬荒艸間取孤根手植之因以扁其窗余笑而詰汝嗜梅爲色乎胡不取諸牡丹與芍藥爲香乎胡不取諸蘭茝桂菊爲實乎胡不取諸桃李梨栗而獨於梅焉取拱而荅曰凡物

色者無香香者或無實三美具又勁且奇有歲寒操非
梅而何取以自況其法家拂士也余聽其言而喜乃歌
以贊之曰雪霜之玉以妍之兮而將茹其芳而清之胚
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
彼紛紛兮此寂寞矯自享於山之巔水之隈而將冠方
山珮飛霞與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踐有如梅

山巖無實與風撼春蕊呀亦文不韻春賦蘇
題餘德公其冠與鐵自亭賦山之巔水之隈而將冠方
而體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
以贊之曰雪霜之玉以妍之兮而將茹其芳而清之胚
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
而將冠方山珮飛霞與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踐有如梅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記

悠然軒記

余爲王得淦記梅窗矣其右小軒曰悠然併以記請因語之曰人莫患乎有意有意則窒莫樂於無心無心卽化湛湛融融忽焉而俯忽焉而仰忽焉而竝忽焉而行天寬地大心曠神夷不物而適與物遇無我而適與我契者人莫之能喻自亦莫能名也世降俗漓憧憧往來役役念慮惟名與利安知有此樂獨淵明於宇宙閒了無係累門外南山坐臥飲食固熟見之者而今焉采菊

本堂文集卷四十九

一

之際悠然之處見之於詩山一也而趣不同豈時時焉見所見盼盼焉山其山者比哉而家里之南山之趾而軒受其景摘其詩申語而扁之可也特年方盛氣方銳求交者方未能盡謝去視淵明爲何如然知所以扁則趣以動矣顏子之坐忘曾點之舞詠則未易到而喜吟姑自吟之亦唯勇以決其壯靜以虛其舍熟讀淵明詩以豁達其門戶他如明道之傍花隨柳康節之擊壤集東坡之挂起西窗浪接天等作是皆與造物者游朝夕涵泳久當自得得則自有悠然之時此趣難言而不能無言也後日而果有得則所言又在悠然之外矣本堂

老人陳某記

奉化縣學記

吾道爲天地立心學校爲吾道司命有天下國家者所先務而邑於化民最近奉川一邑秀於民爲多諸老先生詩書禮義之澤猶未與流俗瀾倒一變可以近古其機在邑尹歲己丑丁君之來殿謁旣周覽學宮諸生進而告其故邑之學凡幾更革大成殿則百年之遺彝訓堂儀門左右廊及誠身明善觀光利賓志道率性六齋則十餘年之近所營建舊或玩於未修新或病於未完尹之心若有不慊者越明年鳩工會梓而補苴而埽甃

本堂文集卷四十九

二

而黝堊丹漆之亦可矣而曰未也又明年正文廟門使知有師勅天壽殿使知有尊闢養正堂而小學知有所嚮至於閱以入出於學之西揭以森嚴於學之南南有池池有亭日參前衿佩遊息以暢昔所未有而大備於今吏不弛勞民不知役有政化者如此夫闔議屬余述其概以詔方來且諗於余曰尹爲吾道計將以鄒魯吾邑而儒籍適成戶也而役不吾及賦也而科不吾泛章甫縫掖也而佩珥腰鞬而茅蒲笠笠不吾勞苦是士皆得爲今之幸民然心無所用身無所事不蕩而偷者幾希此又幸不幸之幾尹爲此懼急爲學校可謂知本大

廈連雲羣居終日非欲苟便安徒佔畢遠取諸顏孟近
證諸周程朱張誠於心踐於身行於家庭信於宗族鄉
黨朋友貴其所自貴樂其所自樂窮達命也有性焉行
藏性也有命焉其相與勉旃庶免爲學校辱余聞之喜
因謂果能爾當聯其語於末以堅尹之心以報尹之德
咸曰諾故併書之尹襄賁人名濟字旣之直而密敏而
勤廉平而強毅意所欲爲不遺餘力而丞王君澤白君
菴主簿李君大用皆樂於協助百廢俱興學校其一也
至元壬辰七月旦

參前亭記

本堂文集卷四十九

三

襄賁丁君濟尹奉化以學校爲第一義葺舊營新倥偬
閒顧謂學前有池中可亭藏修者可游息然學宮漸完
邑之士協相居多此役又將誰賴壬辰四月朔揖而謀
諸長明善齋汪日賓諾而退經工飭材是月己卯亭成
扁以參前尹意則有在也人之爲學所學何事亦唯言
必有物行必有恆而忠信篤敬爲本吾夫子告子張以
此且申以參前之語今余於諸生宮以居之又爲此亭
益欲其優游涵泳樂其所以學然虛閒之地虛則易放
閒則易怠因摘二字以警子張爲聖門高第猶書諸紳
諸生自視子張爲何如登斯亭也翼翼然常若在目庶

乎久而安安而化不自知其在忠信篤敬之中而言行爲有成否則妄而已如扁何彼南山瀉翠平野輸秀風清日美蓮淨植而芹藻香天高地下鳶之飛魚之躍各有攸適不物於物何見非理何著非情亦足以暢吾心而融吾性若山陰之敘情零陵之燕好雲龍山人之鼓琴放鶴則非名亭本意諸生領已進而曰昔子張書紳止於一己此以名亭則與諸生共所以表章夫子之訓淑後學大矣敢以記請尹退然不自居曰於余奚記爲特承余之心者是可嘉蓋有以勸後時著因賀成適至辱使之書辭以髦不獲姑筆其實使來者知尹之用心而用力又有若而人將有以日葺爲事而斯亭爲學者助百世一日也具官陳某記

彝訓堂記

彝訓堂奉化縣學講肄之所也初有堂已久逮宋慶元閒廢而復且百年至元乙酉秋壓於颶埃瓦礫中惟文元楊公所書扁與進士題名六碑全觀者驚異知斯文有相必有興其仆者時公家方多故未遑臯比無所於寄里士盧漕貢震龍勇捐私蓄鳩工募材植楹爲閒五後楹以石代木使風雨不可病塗墍甃甃迄無闕事特舊址前逼大成殿翼左右屋皆猥陋不稱後六年尹丁

君濟來乃規置堂北地遷之且壇其陽植卉木相照映以全其成以暢其隘鼓而講音節振越佩而趨意氣舒遲一轉移閒面勢風景殆天設也他日余於尹接謂余日子記學矣堂於學爲重敢併以請余聞之師天下之理一常而已非常則非教故箕子表其義曰彝訓古道邈人心漓過者不及者自棄自暴者而迂而誕而苟且放肆滔滔匪彝曾不知彝之本非外鑠我斯固學者之罪亦必有任其責者矣今堂之建之遷豈徒曰人事正以爲人心地學者當何如哉吁世方事於無益之舉殫極而未屢教化所自出之宮雖蕪廢不治過者誰顧此余於斯堂也見其卓卓其見非流俗所及其有關於世道甚大不能不重有感焉於是乎記具官陳某記

清隱山房記

林公輔國器生名家於吾黨爲俊拔挾五色筆題萬里橋其初志也久閒忽邂逅藤冠羽衣口誦老莊語若將忘世者訝而叩其故曰人生及壯歲無所遇則已今余已四十有一姑以七十希有之年自詎已爲過半忽忽餘光去崦嵫能幾尙欲與塵境爭夢豈不爲種瓜采蕨耕谷口釣煙波諸人地下笑寂寂由是決於東吳先墓廬左右小築山房名以清隱而息焉子以爲何如余謂

世之患在不知止功名其網羅富貴其機穽得此志不知有九霄失勢則一落千丈老死而莫悟滔滔皆是夫既豁然見機不待歲晚身蛻蟬心過鶴吾山吾水吾風吾月可以舟可以屐可以琴棋詩酒有趣者不得擅而專有力者不得負而去自適其適自全其全爲計得之矣若曰投龍虎山授凝和號皆寓也非其所欲亦非余所知然賀知章豈果四明狂客軒轅彌明豈果衡山怪士固自有知者在歲在昭陽大荒落孟春丹霞遺耄陳某記

奉化縣洞真觀記

本堂文集卷四十九

六

道家者流自老莊氏儒而託以自逸今之世爲多里中盧竹溪其一也竹溪以聲律學薦於漕以簿領職試於鄉青雲路方拾級時適多故塵埃箠楚中與疏散性不相宜謝而退余夙有連他日會閒自言人生能幾天下事奚旣苟不勇拔尙欲何爲俯仰宇宙仍姓名存衣冠無官府之及有山林之適惟入道其庶乎歲丙戌授處士號越明年割差提舉紹興千秋鴻禧觀乃度地虛白觀之北築屋焚修像殿中嚴法堂後蔽廊序左右翼以抱而館其西以休息而門其南以出入四周而寬百需者備己丑秋訖工給觀額曰洞真住持從的派直下他

不與焉入田若干畝爲常住公供若干畝爲襲傳世業
見之榜據甚悉觀於境爲勝佳山秀野青溪綠樹挾陰
晴寒暑爲無窮光景梵鐘寺鼓漁榔牧笛風往來之與
吟嘯琴棋聲清交物表亦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余因
謂由儒入道非俗子比身計外亦有不慊於心否乎厥
先所培植所委屬何一舉而化歸九泉下將有若敖之
鬼且老莊立言雖於儒有未契而妻若子孫則自如至
於棄家絕人倫彼此所謂虛爲道家者之流弊也子於
此當何如矍然而拱曰吾有子二某攜以嗣吾教某留
以嗣吾宗事亦旣審處正爲此懼然豈期至於此哉余
聞其言爲之三歎故爲書其入道建觀之始末并及其
本意云竹溪名震龍字致遠年七十有一具官陳某記

允齋記

史氏以相葉望四明余與其雲來接爲多彭卿景聃其
一也別且久書來謂近於所廬偏閒地規爲小圃中架
數椽扁曰允齋敢以記請吁允之爲義大矣允信也於
已於人於事於物鑿鑿乎慥慥乎無一而不信則得所
謂允不然則爲佞爲妄爲詭譎爲誕謾其機甚危也古
道散人心漓方且駕虛翼僞出入鬼神與流俗世變澎
湃掀舞允者安在况乎闕閱連雲狃於聲利酣於豢養

而他不能問有善於此又率以王謝風流自命求其代
有象賢能幾屈指子乃獨有齋焉揭允之一字而名之
將日與目接收其本心瞬有養息有存其諸異於人乎
夫以方盛之前近乎紛紛可悅若將終身者忽如榮華
飄風潦水歸壑一轉移閒其於學也孰禦然學而不知
允之爲要則非所以爲學允而不知擇其所入則非所
以爲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正恐如告子之不動心錮
於自信之過子既有見於允而主於其中所性則有四
端所證則有六經所師則有聖賢所友則有端人正士
外物可絕也未習可叱也唯佛老之亂真雖賢者有不
能免而今之人爲甚余聞昔九六子居碧沚不與時諧
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闢異端爲第一義熟復其先
訓而折衷以程程朱張子而有志非子誰屬而允未易
一旦詣也尙舊他日有指其齋曰是能自力而無媿於
名者也則九六子之學有傳而余之所以勉子者亦無
媿矣可不敬哉歲昭陽大荒落嵩溪遺耄陳某記

所友則端人正士下改曰外物將自屏末習將自遠
矣昔在八行先生之誠身忠定越王之得君用此道
也子而有志於此舍而奚從其自今熟復其先訓而
折衷於周程朱張子以求所謂允而未易一旦詣也

尚俟他日有指其齋曰是能自力而無媿於名者也
則家傳有光余之所以勉子者庶乎亦無媿矣

本堂文集卷四十九

九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終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記

王氏捨田入定明寺記

萬竹王立孫徙居斗門遵其祖治命也追惟先世其來也遠子孫昌繁松楸霜露之感族居而派襲時節展省固不乏人而立孫之祖之父兩世邱隴距今所徙六十里能無隱憂焉月峯定明寺實與墓鄰將託以爲安而徒言不足盟歲庚寅始獲置田若干畝歸之寺而告之曰其爲謹護兩世墓域勿我愧也其爲嚴奉一室香火勿我寒也其爲於四忌日隨所修梵事勿我違也主僧

本堂文集卷五十

一

某與其徒某某咸曰如約然不可無始末詔永久因以記屬余吁佛者以空爲宗身且亡矣於人乎何有顧欲以抔土之遺累其顧念斯之未能信矣書爲而請之固曰立孫不孝則有辭矣家之興廢子孫之賢不肖自古所難必況年來公私交迫以刻爲歲雖欲廬墓勢有不可無已則委之寺不猶愈於他委乎今田爲墓而捨則墓與寺相爲無窮是施報兩得之若曰如流俗之溺於所謂空徼福於茫昧之表非吾事也世變日薄禮義綱維所不及而權之以便利不於其迹於其心其在子乎余聞其言爲之動焉乃書昭陽大荒落嘉平日嵩溪遺

耄陳某記

梅逸林隱君祠堂記

墓廬有祠禮乎禮士以上皆有廟下此則鬼考寢薦世降或祠於墓權也然余於所知林隱君之祠則重有感焉隱君諱澤字堅叔世四明仕族癸未四月八日生幼穎悟博學多聞居公喪致毀灑死遂絕意進取惟杜門教子猶自力家本僅足口未嘗言利而以周急爲樂創惠生道院延良醫受病告者藥隨需不少靳至鬻產營蓄以給里人賴之乙亥冬時事孔棘人皆勸入深密獨謂青山去城一舍而近祖父墓在焉必此乎依明年三月

月十六日遊騎猝至執裔首剽路罵不屈以死年五十六有六瀕洞中治斂旣殯謀葬一夕夢執公輔手曰我之歸當於山之柿木陰翌日得其地穿壙土五色白者乳甘可食眾異其應以是年六月襄事畫像在祠青巾野服如夢中見有手鈔六帖三十卷瓦釜雷鳴集一十卷和陶詩一卷皆燬無全存雅好梅自號梅逸公輔公彌其子也嗚呼人莫難乎死生取與之際隱君於財無苟得於難無苟免命義所在斷斷無他世方波頽風靡有若而人卓然自拔是可敬已葬已十有八年而公輔抱難言之痛一語及則泣繼以血由是委其家公彌迷而

之廬墓下奉祠事且以記屬余旣爲書隱君大節觀公輔用心姑略其迹殆亦今之所謂孝者夫此余所以重有感也夫昭陽大荒落仲夏朔前進士陳某記

巖棲記

余屏居嵩溪門外事如隔世一日有客巖棲者謁意謂山林人揖而入氣昂昂語落落與所以自號不契訊之則曰吾蜀產也今爲鄞人譜端平相家後西遡夔巫數千里桑梓之恭蓼莪之感無所寄每誦白巽江山堂詩至燕寢傍巖棲則鄉關恍其在目因取句中字以志其心余聞其言爲之三歎謝太傅於丹陽築東山周元公

本堂文集卷五十

三

於廬阜名濂溪司馬文正居洛而稱涑水君子之不忘舊類如此吁家山之念天理人倫所在本無閒斷彼溺於已私蕩於世變一毫便利路視骨肉如奴役親戚鄉黨滔滔皆是子而以閎闊之貴獨立不隨存其所自來與岷山之江源流一脈相爲無窮駕言巖棲警發不知本者甚切關係世教甚大他日如司馬長卿以使節歸蜀乘駟馬車縣令負弩矢前驅未足多羨待子影纓蚤退時遊故曲父老歡迎咸曰是孝義兩全巖棲翁也斯則無餘贊矣巖棲氏鄭雄飛名也歲昭陽大荒落仲秋

奉川陳某記

梅山記

梅山陳茵楚秀自號也北山之陽有阿焉土密而水疏
築屋三閒手植梅數株凡卉木映帶左右而山爲梅所
擅故曰梅山閒而質之余余謂物之受變足莫如梅老
而後狀拔枯而後生意見寒栗冽而後神定而色應如
端士烈丈夫面目古雅肝膽明白粉兒孔子所驚定交
之者難爲人雖浣花叟於此動興猶未竟底蘊孤山處
士詩以收名亦不過太平隱趣卓哉玉局翁登大庾嶺
寄羅浮村鍊成冰魂雪骨世之人一追想及毛髮森灑
吁止矣今乃命以自況其稱乎否因索言以告而爲貧
餬口於外風雨霜露玉之久瘦稜稜淡寂寂去桃李已
遠盍歸而援鶴相勞苦藜藿與朝夕堅忍以厲其操靜
默以全其真瞬養息存以壽其根本於以共歲寒其殆
庶乎夫然則余雖耄尙能自力時至梅下披香蹈影把
酒賦詩樂其有梅山矣余族兄本堂老人也歲旃蒙協
洽中和節記并書

敏求齋記

賈哲甫養晦來正鄉學與人接虛無厓壁挹其氣聽其
言春人之雨也一見余如平生懽從容及其家面江腋
溪萬竹襟帶偏西臨池築讀書齋靜潔自便庶於爲學

有助扁曰敏求諸君子而銘而說精義互見今將列而揭之幸爲申其說以爲記余謂夫子聖也而好古敏求可非聖則不可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世之人未能知理而有所好吾恐求非所求差毫釐謬千里其幾甚危夫然則學將奚入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於此知欲學夫子敏求當學孟子所謂求放心始養晦拱而曰願學焉養晦發義烏洋川人余四明陳某也歲乙未夏五月記

交翠窗記

本堂文集卷五十

五

萬物一太極草其一也生生之妙若隱而顯而心會者鮮三代以上朱草萑葦乃聖人精神中物及豐芑菁莪芹藻託之歌詠到今見其天趣流動世降而楚騷雖蘭茝亦爲時憔悴鬱結然則草亦有遇與否邪卓哉周元公謂窗前草與我意思同想其有見於形色皆性終始皆誠相契於不言之表融融默默與物爲春如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如樹交花禽對語一邂逅閒自相暢洽皆此意也朱文公贊公遺像曰風月無邊庭草交翠發越氣象至於交翠愈莫能名矣余西窗朝夕見草輒取二字爲扁庶萬一有得焉而或者議其僭然士希賢分事

也如余何歲旃蒙協洽閏月庚午本堂老人記

重修淨慈寺記

余家西蓮葉峯下有禪刹曰淨慈林麓茂悅風月清美擅里中遊觀勝地比饜者狎尸丈室苟旦暮饜率颺去山空屋壓惟殿一闕二鐘樓僅完古佛殘僧幾與狐兔爭席歲辛巳法椿以公選住持周視奮誓迹其舊而經而營量其力而緩而急謂寺初興山君發靈日用飲食實微福以贍而祠庭老且隘所以尊本安神依未稱首撤而新之既次第重建祖堂齋堂庫院□閣皆高亢軒豁眾寮客館浴院西廊皆深而敞回而便庫堂庖若溷

則繕修覆甍必堅必緻四十年來過者誰目規復不十年頽立廢興於前有光寺產素薄非施助奚給自忝竊者居神罔惠顧昔所謂世俗祈求一徑淒其掃影況遺逋山積執券索償踵相接如承乏辦事何法椿乃斥巾鉢儲開人信嚮冥冥與知相其來源源孰禦調度土木時節鐘鼓屢更饑饉一如平日胸中無私百需自應神固弗能違也閒且並溪隄田寬爲眾計栽松補竹環四山蔥翠秀擢精神運量有餘如此古道散失人隨所入用心安問殊歸成皆可紀法椿功等開山將紀其績不以他屬而屬之余然余所欲言已有宋紹熙鄉先生端

憲公記在奚庸贅特爲書其志立事成之概云前進士
陳某記并書

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凝妙師林元素鄞人也本儒家子少負逸氣爲喜方外
遊旣而出家爲道士輩行多所推許嘗提點一道教事
未幾謝去主越之龍瑞宮意欲託老子祠爲儵然遠引
計齋其徒者吳禹錫爲於信之龍虎山西買舊隱者址
相與悉心畢力審面勢以崇棟宇開林壑以納光景歲
戊子經始乙未訖工曰殿曰方丈曰倉庫若廊廡庖湏
皆具取老子所謂象元之義以名其觀將直下甲乙而
傳之間因里中舊以狀來請記詔永久余謂道家者流
門戶一立規揭至嚴雖百世誰何於余文奚賴辭焉而
請益固乃爲書其概况聞觀左右濟潭水清而激琵琶
峰峭而秀風恬雲閒日與娛樂而吾陸先生文安公書
堂實在招真巖下或時信步瞻忽之頃家世初心能無
動乎吁使元素不爲彼之歸而惟此之徼其所成就必
有見於世一觀云乎哉前進士四明陳某記

新翔望雲院記

四明望雲院比邱尼淨心所建也其地負城之西左城
右隍先是居士吳覺清於囂塵中廬尋丈地施湯茶旣

而捨與淨心以基剎院於是周視謀惟勇爲貿易計寬
示價償相先樂售深之廣之旣乃翦乃滌乃蒐良材乃
鳩良工歲庚寅經始閱三年而正殿成明年山門成迄
壬辰而法堂僧堂若庫院方丈圓通閣下至廊廡庖福
皆成於是因橋名院奉大士以主之初院之建已資有
限費用無涯本道宣慰使左承公同夫人陳氏歡然施
捨賴其助居多於是於閣之上像之爲祠以報其德越
十有三年閒金碧雲連有山林風日梵家百需種種具
足穀有田菜有圃樵採有山撞鐘擊鼓巾鉢轉集度其
可者爲徒甲乙住持以圖永終不廢將志其本末轉以
狀請吁世遠道散浮屠氏之教行如淨心者有志操有
識略亦胥而爲彼之歸一念眞純不餒不殆精神所到
功用自見卓卓乎與其徒異使其生於三代之前相從
於漢廣汝墳之際安知其不有見於彤管之書而所見
止於空門而已邪此余於淨心猶有取焉而重爲之感
故併書之前進士陳某記

轉以狀請之下改云淨心鄞人父陳氏母葉氏生而
凝靜茹不及輩八歲而青夢白衣大士授之藥而愈
感焉發出家投寶葉源禪師祝髮受具嚴持戒律且
精神足以發用識略所成就者固如此故併書之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終



本堂文集卷五十

九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記

天井山報濟庵記

四明天井山有庵名報濟主僧師錫以記請曰庵建於宋淳祐間師祖祖詔其嗣文素中遭訟釁有力者乘之空所有庵幾廢文素誓復其舊而規新益力屋日以闢其日以備田積至六十畝有奇外有其徒祖可者死捐田數畝歸庵以託葬所久而其後取以去此其概也余因諭於師錫今天下形勝山林中鉢如雲宅之以金碧聲之以鐘鼓朝夕嬉恬於四民之外亦云足矣顧欲退

本堂文集卷五十一

一

然自爲一庵計殆未之喻荅曰庵吾祖祖詔創之甚勞文素復之甚難師錫實爲之孫負荷之甚重亦曰苟不自力殆棄厥先之遺惟便安之自擇人其謂我何故拳拳以守庵爲是以記庵爲急非有他也嗟乎浮屠者流稽天沃日世之人方傾投豔向而乃欲假吾儒天倫之說家其業而子孫其傳又欲託余之文書庵之始末以詔方來是亦自有見也不可其尙乎余又安得不有感於師錫之心哉乃爲之記前進士陳某撰

識全軒記

天台陳行之恕可遊杭爲西湖留於錢塘門外折而南

不百武負城築軒坐而面其勝因坡公寄晁美叔詩云
西湖天下景誰能識其全扁曰識全而屬余以記景物
之在天下惟人所取胸中有山則天下無餘山胸中有
水則天下無餘水蓋物於物者不足以見物不物於物
則物無不見子雖家西湖而西湖本不足以家我一開
軒卷簾若迫而寬若近而遠若平接而實俯臨之子必
有得坡公超出見外之妙因歌以贊其全之識氣之清
而上兮天吾與之爲蓋心之寬以平兮地吾與之爲載
局於形而不化兮將自同於蠅蚋曠然而達觀兮殆幾
收百納於破碎吾退然不與之爭兮惟見其物之小而
我大坡仙尙其如見兮其相與神交於湖之表詩之外
也歲柔兆涒灘陬月四明遺耄陳某記

婺州浦江縣龍德寺記

龍德寺舊名乾元宋祥符戊申改今名其地南則溪而
江而山如揖如抱北則仙姑巖伏龍二十里而昂其首
冠之以塔塔有院院之前卽寺寺始於邑人陳公譽捨
基與田碑壞失其歲月爾後隨經隨營由山門而廊而
殿而堂與凡寺之重且要之屋咸具嘉定辛巳僧口坦
奏請金書寺額及桂堂扁而寺以重塔始於天聖乙丑
胡貳卿則捐五十萬緡創造公譽且樂助其成中遭寇

燬邑人朱氏與僧口修出力重建至寶祐甲寅僧文豪重修久而僧文啟率其徒妙資文富文廣元悟與公譽之後今岳教公舉又大修之梯其層而升高闢其廉而護險丹雘金碧而後其繪事邑士樓榮孫凌蘭吳幼敏隨施有差而朱君章捐銀以飾其表於是建圓通閣榜曰多寶佛塔小山門榜曰龍峯塔院自至元癸巳迄元貞乙未畢工岳教又捐田歲累所入以待續用而塔以備塔院與寺昔爲貳今合爲一爲教門甲乙住持有田一千五百餘畝眾日不下千指規模寬衍氣勢聯絡鐘魚齋粥如時實浦江甲利妙資不遠千里狀且圖來請

記余辭焉越兩載請益固乃閱狀按圖而書之并及余之所欲言吁世之四民之家莫不欲爲子孫久遠地或不旋踵窶不自振滔滔也而過者誰顧浮屠氏宮居粒食一有未辦則旁詢側睨咨嗟歎息相先扶植不極則不止夫以寺之徒竭其力爲寺之計分也邑之豪斥其有餘應接緣募流俗之情也至於達官膺仕祿廩之所儉積章甫縫掖齋鹽之所苦節亦皆歡喜傾倒以相其後此豈偶然之故要必自有以動其中而莫之外邪數百年閒屋與塔屢廢而屢修至此而益以展拓益以壯觀山川井邑之形勝寺則擅之矣亦曰人也有時焉彼

教之盛極於今日豈特此寺也哉余故備書其始末庶後之觀世道者有考與前進士四明陳某記

新升奉化州記

黃唐疆理天下至周之職方而大備降而秦而郡縣之隨時沿革勢也元貞改元朝廷以諸縣地廣民稠者升而州中下其等明之奉化爲戶四萬而羸州爲下官視州設員五宣教者二敕授者三明年月正元日達魯花赤察罕公知州事李公炳同知星公粲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各以其職視事余與學宮諸生賀旅於庭揖余而語之曰州爲路附庸壤地褊小猶故邑也爲民社而

重其任盍廣咨焉以求所稱古者問政必於其耄幸毋隱於我余謂吾夫子之言爲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聖賢格言如日月如金石斷斷乎不可易教化者本獄訟徭賦末也蓋教化行則習俗美獄訟將自簡而徭賦又易易耳夫然則吾事畢矣況仕也以義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可行志葦爾之魯有周禮在雖齊之大莫能抗蜀雖僻遠文翁以經學化之當時至以齊魯比謂地小不足回旋儒術近於迂闊可乎況茲邑之舊諸先生典刑之遺章甫縫掖甲於一路皆僚分而自重農工商賈之家畏法

而專業循循然惟長民者所休戚薰之以詩書浹之以禮義教亦政也和平而不流於弱簡易而不失之疏政亦教也三代而上之化民亦若是而已此謂知本於從政乎何有咸曰善是吾心也其以是刻之石大德元年六月日前太學博士陳某記

州爲下之下改云官視州設員七明年月正元日宣授達魯花赤察罕公知州事李公炳教授同知星公粲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省授吏目臧涓鄭元均各以其職視事旣而以記屬余謂吾夫子之言以下如前

本堂文集卷五十一
慶元路治中拜降奉議德政記

五

明故東南大藩事任非輕自昔選用賢良爲首爲貳有以福澤其民民亦義於必報紀去思頌遺愛多矣今奉議大夫拜降公自至元壬辰來領郡治中事閱四年間郡以材望叢委休稱籍秩滿行有日士庶送者祖帳載道猶曰未也且將勒碑詔永久謂余山林朴直於鄉閭年又最高狀其實以示曰公之於從事也剖滯訟則人稱其平董倉儲則戶樂其寬鹽海之征兵革之需受給所會皆不動聲色更不能爲私民不以爲病關決之地固曰有職分在然公之始至也會朝廷有問罪島蠻

之役治艤矐練甲兵峙糗糧身任其難而從容暇豫一
無不辦亦曰軍旅之事明習有素分一郡憂責有餘材
也至於歲甲午夏民苦艱食市無千斛大家無蓋藏郡
無發粟舊址公惻然以奮曰赤子垂爲溝中瘠撫字謂
何亟啟長吏馳詣省府白之得請出粟四萬石平其價
隨處所便其糴鵠口菜色轉而歌舞公之施者千里如
一今年夏無麥饑尤甚公時適留省府援比以請民以
不饑樂及秋熟振糶有規天時不可必而郡民無凶歲
之虞可以百世矣余嘗謂三代以上人物淳厚施於有
政形迹泯然功用自大世降而吏治日以苟閒有事崖岸

出鋒罈以聲名自負而非元氣之福此余於公深有感
焉忠實之中精神流行涉歷之久知慮詳練不弛勞不
辭難獲乎上而無言不酬信乎下而無令不順有得於
平易近民之道者固如此及其爲民立命如機發矢往
必濟而後已此又仁者之勇也古語有之活千人者其
子孫必封侯況全活至數萬眾等而上之又豈止斂惠
於一郡而已哉集風謠銘德政儒者事也不敢辭特書
以諭於太史氏

慶元路達魯花赤月列通議德政記

東南負海之郡明其一也邑於海之島者其一曰象山

沮洳斥鹵土而宜稻不三之一故其民貧正供之米視所出而輸水行則渡東宿沿而北寄命於一葦之航風濤盜賊俄頃不測山行則道甯海迂而東扶服數日之程傾厓峭壁與豺虎出入幸而達則爐香瀝酒相賀不幸而尼有司抵其讖而罪之其難有如此者通議大夫月列公之來閱郡乘察地險謀及同寮嚴禁苛取痛撻尤費聽民隨米直準幣上送於路官自任責民不與焉方且鉤撫吏欺籍之以補來歲之入審於上司得請旣揭示邑市數百年夙弊一朝而革旄倪聚觀驩心泉湧

向也艱阻之閒期會之下生死罪戾懍乎在前今而祗

席之以子孫百世亦仁矣哉古者甸內之地所納總銓秸服以至粟米量遠近酌重輕無毫釐不遂其情自唐虞而三代所以爲生民計一用此道然事有因革地有險易物有懋遷泥乎古則窒因乎今則苟權其宜以便安其民其殆庶乎此近民之官所急先務而公力行之公私不交病古道在其中矣蓋公之爲政本之以仁暢之以智專心一力亦曰吾盡吾職而已而民自不能忘也一仁劑量環千里六邑咸被其惠斯邑也德之爲甚邑宰高君珪采土民意狀其實屬余曰仁政大人所樂聞山林遺老其言必公敢以記請余謂賢守貳有德於

此邦也孔厚是不可不書奚敢辭聞高君之入仕積有善政今宰斯邑仁聞益都是能以賢守貳之心爲心成其美於下其亦可書也夫

重建西壽昌院記

郡乘於城南一里而遙有院曰西壽昌甲乙住持宋嘉定閒廢於火而民家其基近六十年濱祐初僧慧通於篠城北隅結庵名西來而揭以壽昌遺額意則有在今至元己丑凡廢刹皆復此其一也於是民徒之去基如舊嗣慧通者志堅領庵之僧志西如鑑汝舟善乘分庵之田半資以辦事乃孀乃滌築垣以正限界度地以定規模首建方丈次法堂閱八年佛有殿僧有堂懺有所門高而敞廊深而靜庖帑溷溷皆具而庵以其額復於院初意得矣志堅耄而志西承之力狀其本末求記吁天下事創之非難守之爲難復之尤爲難世之人連雲棟宇厥先祖父之所經營所付託天變人事之不測不幸而瓦礫而蕭艾至有委之不顧況於復乎慧通越人也於壽昌非有中鉢舊遊之戀而惻其久廢屬其意於方來甚於天稭宗嫡之傳受遺繼志安問艱難勞苦必復而後已然則學佛而如此用心豈徒空也王荊公謂失之此而得之彼亦有感於斯云前進士陳某記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記

天壽保國接待院記

佛氏教今爲最盛明素多甲利而次第創建者星羅棋布聯絡諸山氣脈以便其徒之居之游爲無窮地天壽保國接待院住持大達其一也大達越之上虞人俗姓竺受業於里中澄然院來明挂單萬壽寺初其家撥水田五十畝資其行積之久有築庵志周游至鄞塘得王姓屋數十楹并基地一十二畝面勢爽豁山川平遠爲香火道場可矣聽所欲售直以酬乃扁曰積慶像諸佛

本堂文集卷五十一

一

起三浮圖近遠歸嚮凡百祈求萃焉因所自有之資推而廣之爲田三百七十畝有奇內捨一百畝入萬壽寺助經用餘則爲本院直下子孫甲乙住持接待往來之計旣而大達上其事僧錄司達總統所總統所從所請而改今額具有公文足證吁天下事其用力也一則立二則貽其計慮也密則周疏則慊大達自祝髮不以己自挾卽志於創憲而竟其成不忘所本卽樂於施捨而無難色以若所爲日以恢拓其事正未可量是可記已書來以記屬曰大達本儒家子而從釋斯請也幸勿辭

余亦感其言外之意乃爲書其概

延清堂記

里董聲仲家斑溪面受南山霏翠腋挾煙林流水佳境也門之外其祖手植雙檜餘陰滿堂而堂未名他日過余請焉授以坡公詩中語曰延清因謂天地閒卉木隨人所取春風豔冶與蜂蝶爭旦暮粉兒孔子事耳惟檜與松柏同清蒼然秀楚嵩俗不得而親故獨靜虬然偃蹇巧匠不得以材故多全筋骨瘦緊有鐵石心非神巖邃有法家拂士氣非歲寒人難爲交若而能對越舊物切已體認以自玉則名斯稱然世變不齊人心無常一有閒斷如檜何如先世何此又方來所懍懍聲仲聞之亦爲之動乞終所教乃申之曰敬而已敬則爲有檜有檜則爲有祖余嘗訪毗陵獨孤檜蓋及爲刺史時所植邦人德其政尊之愛護之風霜千載猶一日況家傳而守之已三世不失根本深固枝葉昌繁厥先意脈不在茲乎出告入面豈獨孤者比余亦知若簡淡純實是能敬以延其清者故爲索言之其歸而語若弟君藻輩相與爲斯堂地庶上無忝所付託則余言爲有助聲仲再拜曰敢不敬聲仲名雷發君藻名林發余四明遺耄陳某也歲強圉作噩陽月望記

道流以虛爲宗自謂十洲三島五雲樓閣其家也秦漢
方士入海而求貽笑千載夫地以人勝何嘗在渺茫中
邪鄞江之右古有鄞麓一聚喧囂塵外人道此則面之
去惟通妙師程德益知東可接鬼谷子肥遯之地西可
引四明狂口恬退之風前則羣峰拱揖鐘鼓聲出煙雲
杳靄閒而龍山天矯環抱其後有包氏遺居實擅其會
傾衣鉢資之得乃相乃度乃葺乃營始自歲辛巳日殿
日祠日藏以揭虔妥靈曰齋堂曰方丈若庖庫湑澗以
起居飲食迄今二百餘楹皆備且買田已及三頃有山
可薪有圃可蔬猶曰有人焉地近斥鹵一井獨脈泉清

冽汲足之餘口者憇者以賴殆天授焉關聞教所給額
曰至德觀他日圓且狀請記閱其狀有曰觀距親舍百
武而近庶朝夕便於省侍彼景物可人抑末也吾矍然
以知本喜昔懸溜山道士許邁立精舍爲時節定省計
晉史爲之立傳嵩高張道士以養親爲韓文公所知序
而送之以詩夫然則吾於德益安可不書蓋道非孝外
物無孝則無道道家祖老子其爲書未嘗不言孝世降
而下爲人子者有不能已爲流俗之隨一彼之歸以誕
爲高以曠爲達以周遊天下名山爲得道路視其家蛻
視其親飄然於無何有之鄉於孝乎何在德益乃能砥

柱中流與許張相望殆將過之一念所質雖天不能違
況於人況於鬼神三者觀門所恃以創立德益之道當
日以行觀之業當日以昌大安得不爲發明其所以孝
以爲出家者勸

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
日入時稟成時未燃鐙不暇讀過明日卽寢疾此手
澤之絕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
八十有四未嘗十日不夢見父母每遇忌日必涕洟
終日語及膝下事必哀慕不已故臨終之言發而爲
文亦不離乎孝然未經竄訂恐不能無誤漏如四明
狂之下嘗得初稟未竟片紙自有客字以先子平日
作文不尙艱深譎怪亦或有客字不敢妄益也眞蹟
別爲寶藏謹錄副以對請觀者嗚呼痛哉男深泣血

識

記事

書夢事付洵

余於壬辰九月十五日五更初夢身自東歸有兩夫肩
芝蘭二大盆又有一几左頓盆梅右頓盆蘭亦壯夫昇
之皆芳秀擢茂異於常見隨其後以行其前大溪水新
漲拍岸湧激沾及裳履及門先考紫衫立軒廡上先妣

冠帔自堂中出受余拜訖懼言輒語撫勞纖悉堂肆筵
盛設器皆珍好果餽稱之考妣對坐樂甚余亦扑舞踴
躍其閒旣而覺有以洵妻黃氏妊將生告申刻乃得男
則知夢其吉之兆也而芝蘭梅之入夢正與謝庭事合
而元幼度者爲第一人是皆考妣冥冥中所遺之意而
平日所積之澤也因咳而名之曰庭元吾家其有後乎
十一月初四日之吉書授洵時余七十九歲矣

勸戒文

勸修祖墓日子

吾氏由台來爲嵩溪大族南山之陰九世祖大府君墓

本堂文集卷五十一

五

在焉八世七世六世祖墓在焉諸子孫有不別葬者在
焉盡山兩岡無留所爲子孫者固宜全護其邱隴封植
其草木以慰荅祖宗之望今數十年來一草不植一木
不條其墓有陷者破者夷而侵盜耕種者出於水者相
望而樵牧必趨若世其業然嗚呼世之墳墓有不幸而
無後者尙有鄰里護之豈意幸而子孫之多而使祖宗
之墳墓重不幸也嗚呼惟其子孫之多而祖宗之墳墓
所以重不幸也使其於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
者焉必不能忍於不顧而不思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
妻與子者果何自而來哉而抑不思今之不幸之墳墓

卽前日之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之所藏也哉嗚呼然則遠者固宜近矣近者固不復遠乎夫惟不能以不遠則今日之不爲遠者計其不啟來者之甚於今者邪興心至此是用大懼今欲稱家有無率錢顧工封植其不治者錢有餘則留爲立表墓石用所當立賞曉諭不得樵牧耕種犯者必會於尊長家庭訓之外人犯之是爲盜當從公究治將見草木蔥蒨墳墓有所庇覆子子孫孫不惟得指其地而爲霜露之思而一脈之氣不索必將陰受其惠顧矣其母忽

令吉岷縣勸農文

本堂文集卷五十二

六

令告民以勤爲本岷之民當加勤岷山多水淺其土瘠土瘠故物不滋物不滋故種薄收種薄收故民多貧彼富者食肥饒猶云不給今反此而不加勤可乎勤則瘠可肥貧可富不勤則瘠愈瘠貧愈貧其何以生況宿麥怪長夏收未可知其蚤夜田野指準秋哉母不孝不悌母不忠不信母鬪毆母賭博母訟訴母不納稅以取追呼母輕犯法禁以召禍辱如是則農業專衣食足禮義興矣爾父老其歸以告而子弟

又

父老農繫民大命民而業農上輸官下贍家皆自此出

皆以爲急又何待勸但天時不齊人力當盡令而不勸
是不職故去年勸以勤農亦勞止而夏而水而風秋而
旱而又水而又旱歲收不支歲用民良苦令憂焉新年
十日九雨而水鄉麥苗必多澆浸並水田畝必多衝坍
其修爾隄防備爾椿篠以捍以衛春雨旣多夏秋必不
足低田車戽猶可及高田非有宿水如何救濟其鑿爾
陂塘浚爾碓硎以蓄以瀦各各用心勿云任天做事蚤
蚤爲計勿臨時倉忙水旱有備三秋有成私可給公可
辦禮義可興獄訟可省令與百里可相安民之願令之

幸

又

令在刻今是三春本心爲細民甚切及到催科上何曾
爲寬得一分惟欲田里閒刀耕火種自辦得一分寬贖
輸稅外贍家口秋收接得麥熟猶可存活兩年以來農
家不是不勤入冬便無飯吃雖曰有風有水有旱是天
時不順亦緣境內山多田少又多是大家所有細民能
有幾何不過是佃種爲生上熟時年或是贏溢才是中
熟已不了主家租課今旣連歲薄收如何不貧如何不
窘幸得去冬三見雪白今年必是豐穰忍飢到今麥熟
有日爾老者率爾少者壯者率爾弱者交相用力勿謂

自家田便下工夫。主家便任天得爾。大家或給助或借
貨交相用心。勿謂佃家自去種田。主家自來收租。盡人
事應天時。主佃皆有指望。官司亦可少寬。今日本是勸
農。併以爲大家助。勿以令言爲過。

檄

賞月檄

竊以正秋而告萬寶成。乃人生之樂處。明月不用一錢
買。供我輩之清歡。茲季商三五。雖口南呂之及時。然皓
魄十分。則是前月而倍色。豈無好事者如此。良夜何況
少陵老翁。有明年此會。知誰健之語。而牧之騷伯發人

本堂文集卷五十一

八

世難逢開口笑之言。安能局促自處。覆盆要當慨慷相
與合。醪越有勝境。足款清光。遠山近水。如帶如簪。仰天
俯地。爲幕爲席。大星無幾。而銀河淡寸雲不點。而璇宇
澄爽。杵之聲宛聞。桂花之香未減。姮娥孤眠。廣寒殿豈
無消息。到人間老子。同上武昌樓。如此功名。非分外使
當面錯了。恐噬臍無及焉。合糾白水真人。相挽青州從
事。不妨衆共何惜。十千熊蹯。鯉膾。綽綽有餘。鴨肝豬肚
多多益辦。秋末之菘青脆。霜後之橘黃香。雜然而前。陳
皆自此中出。阮嗣宗一醉六十日。豈不快哉。李太白已

死三百年。無此樂矣。爾貴介公子及諸老先生。皆有擢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三

檄

桂峯課會檄

竊以功名分內事敢辭桑硯之磨富貴學中來當效祖
鞭之著鎡基有素機會又新欲諸攜手之歡須斷同心
之利身慚丁白何時膺三接之榮指數槐黃此去僅一
歲之隔正宜勉力莫待臨期況麗則之技術難窮而妝
點之功夫無盡詎可人自爲師家自爲學要在得則相
善失則相規俾盡所長各言爾志白雪陽春人皆得句
高山流水行遇知音母獨擅其己能冀相忘於下問其
來漸矣聲名盛同里之揚以數考之事業應吾儕之奮
自今以始願締其盟

菊集所檄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一

伏以天荒地老共偷萍世之餘生露白風清當爲菊秋
而一醉脈累年之成例踵九日以爲期亦知此時非復
疇昔戰戈漂毒膏草木以皆腥劫火飛燹烈山澤而如
緒雖欲少延於佳話何從更覓於孤芳詎謂靈石梵家
獨似武陵仙洞青壁丹崖之下風物依然蒼松翠竹之
閒霜根好在且吾里雖經多事而我輩尙能自持儒衣
儒冠儼典刑其猶有鄉規鄉約矯禮義其無愆不妨投

暇以夷猶且將與世而酩酊而況黃有正色金鈴金錢
之在前白無纖瑕玉盆玉毬之布列楊妃粉紅者千葉
順聖淺紫者大葩豈在多乎聊復爾耳人生能幾百歲
調強作於千年花開便是重陽香豈衰於一夜拖筇曳
馬挈榼提壺奚擇乎清聖濁賢奚分乎彼賓此主餐夕
英如靈均叟心漱楚騷愛寒華如淵明翁眼空晉俗或
圍碁而開局面或彈琴而寫古音氣昌則吟洗每恨無
錢之句調高則口和多情破帽之詞有蒲團可以供醉
眠有桐魚可以節歡舞相與樂此能無從乎牧之插滿
頭歸誰有灑落暉之淚魏公不差容淡要同收晚節之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二

香故茲檄聞幸以簪盃丁丑九月日檄

又

伏以須菊花滿插要酬佳節之難逢把茱萸細看曾問
明年之誰健忽焉今日又是重陽有前屢歲之成規用
後一日而爲釀其羞俎豆以從樽罍時復一中之庶免
明月清風之笑人生行

樂耳長記丹崖青壁之遊茲檄
星馳如約雲集戊寅九月日檄

榜

示諸生榜

人之爲學實則名存矣不實而祈名可乎今之科舉實
而失之者有之無失也不實而得之者有之非得也然

則名在乎實科舉顧能爲之得失哉而科舉亦豈爲無實者設哉槐黃咫尺爲學者盍亦懍懍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某不敏與諸生交敢以此爲勉亦自勉也年月日陳某示

嵯縣禁奪僕榜

本邑有一大怪事奪僕是也宅第要人使令當取情愿顧募養活得好投充自多今乃縱容僕輩奴羣橫行街市鄉井力強卽搏手便卽拏或取諸販夫或取諸遊子或取諸行轎之僕至有轎主中途而徒步或取諸荷擔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三

夫力至有擔物與人而俱無不問是何姓名不問是何土著如狐兔遭猛虎如鳥雀遇鷹鷂一有叫呼拳腳並至萬有脫兔皮毛已空魄喪魂亡神號鬼哭家人聚慟而尋訪道路竊語而涕洟不意清平世途乃有此等風俗若不嚴禁是無人心除多方差人緝捕外仍勒隅保責狀應有在於保內奪人者卽救應卽擒犯人到縣當正以掠人爲奴婢之罪輕者刺鎖重者申府或隅保有顧忌不救應者連坐仍先申臺府

又

歲且晏矣奪僕之事又將發矣兩年榜禁幸諸宅第相

體嚴飭僕從免爲縣道之累今訪聞又有一等強悍之徒呼儔引類結局裝套何曾爲主家幹置不過是私下詐欺剝脫衣巾騙脅錢酒小者受髮膚之毀大者有性命之憂至於路途不敢行市井不敢入真是無天日世界僕輩做出怪事主家贏得惡名宅第如何不痛懲官司如何不重治帖四隅官任責提督引四隅保結申巡捉一有犯者本隅不到隅官保甲連以坐罪分四吏專引每日早晚兩次呈比有無犯人先責重罪狀仍仰諸宅第如兩年來自爲禁戢奴僕亦是相安之道庶免後日見訝仍先申臺府

勸糶榜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四

剡地大物眾年饑民貧自春及秋當職但有米者出糶有錢者得糶不敢輕於施行幸而麤相接濟今爲麥飯將盡菜色尙多且奉倉臺行下以勸糶爲急不免牒諸總轄或以物色或以埋寶品搭勸率各救本鄉又恐因官司約束有以捐數捐價爲疑惟聽便宜不要多事見之榜牒此意甚明今乃聞有蓄積者反行固閉乞糶無門民命危於一髮須臾不可復忍限此月二十五日各鄉置鄉場出糶限一日先具勸到數及置場去處申仍不測差官點撞或本鄉有飢餓不起者有喧闐無告者

先坐總轄以罪次問止戶堙實之家仍申臺府牒總轄仍榜諸鄉

又

當職自春及夏不捐米價所以來商販近日以來不免勸糶所以平米價今日雨應期溪流泛漲米舟輻輳米價可平乃聞商販相與爲姦或密行藏匿或私洩出境價直反增於前小人無狀不可復寬且引上諸牙販責狀日下出糶違者並差官封椿官司自立價發洩仍重斷枷示仍申臺府

又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五

近準提舉使臺行下專令縣臺任責勸糶以濟民艱本縣隨已分委坊郭四隅諸鄉總轄亟行區處已涉旬餘未見以條畫相聞目今溪流淺澀客販少通所宜作急措置照得境內上戶既多蓄積必富況價直已登有益無損不於此時力行好事縱有私藏終非善計生長此邦目擊歲事人飢猶已想不待勸尙恐其閒未能深體此意痛痒若不相關在本縣不諳諳告諭四隅全隅官諸鄉全在總轄協力究心奉行實政或有故違當照上臺約束密切姓名申上差官點撞坐以閉糶之罪所合

畫一條具如后

一縣郭四隅通勸通糶委官提督就惠安寺置局
一二十七鄉一鄉上戶自濟一鄉管截通融總轄任
責便宜區處

一各鄉總轄勸諭有米之下目下出糶
一米價只照目下價直 一斗用百合升用十合
表

代湖南帥趙德修

必謝除直寶謨閣表

南邦承乏深愧非才內閣分聯遽頒成命奉明綸之赫
奕揆私分以凌兢

中謝

竊惟紹熙守文丕顯帝謨之作

慶元繼志聿嚴寶宇之儲既莫重於貽謀宜不輕於寓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六

直如臣者本無能解惟抱朴忠自江漢以來歸遂塵簪
綬皆朝廷之過用何補絲毫忽叨維屏之除已甚負山
之懼有華斯職復畀之臣襲寵稠重豈尋常之夢到通
班清切如咫尺之威臨靖念僥逾若口報稱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雷霆英斷天地仁心丙夜以思謂三湘之襟
要未冬之警痛百姓之瘡痍爰假借於恩榮俾布宣於
聖德臣敢不勤而補拙廉以持平分寸所爲當不遺於
日力本根或固庶無慮於風寒

立太子妃代前人賀皇帝表

宸展貽謀妙選星儲之助昕朝授冊具瞻天合之姻家

法增輝坤輿胥慶皇帝陛下仁深翼子規遠承祧搜襄
耶之聘儀欲光前日思慈憲之遺範宛在後人斷自聖
衷儷於貳極臣叨符遠地矯首盛儀佐饋禮嚴遙想龍
顏之動喜傾葵心切竊同虎拜之揚休

公主下嫁代前人賀皇帝表

天子之命進念東朝王姬之車言歸外館明時盛事同
宇歡聲皇帝陛下化始家齊愛隆異長謂周邦之元舅
未遠流芳訪漢學之小侯允能濟美遂諧選尚無忝承
榮臣側耳國昏糜身郡寄秦簫天近想不違長樂之歡
湘瑟風清漫遙上平陽之賀

本堂文集卷五十三

七

代資正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王伯晦倫辭免大學
士知慶元府得旨謝皇帝表

具臣去國方無地以逃誅峻職奉祠乃自天而渙渥安
榮兩極感懼交深中謝伏念臣愚而信心方不宜世生

平知分敢萌進用之私獨立無朋惟恃遭逢之眷屬龍

德御時之始訪虎闈待學之遺嚴莫敢辭狎除何亟踐

更二府曾奚補於秋毫在再三年徒自警於日隙是苟

容而無恥況多病而早衰不疑遂行非敢爲激然而宸

衷纒綣顧追路以趣回星使便蕃至臨門而強起眞忱

盡於仰顙聖聽久而後俞猶分書殿之華俾忝制垣之

寄念骸骨乞歸而已晚莫贖前非豈股肱執政而不能
乃堪他使循牆而走賦廩以隨領鼠洞之上峯旣叨厚
養寓龍圖之東序不改崇班轉外任之勞而使安赦屢
違之罪而加寵重於頻瀆祇此異恩茲蓋恭遇皇帝陞
下大包兩儀明照四海察臣肺肝如見聊欲存出處之
宜憐臣膂力旣愆已難責扶持之效曲垂大造全護殘
齡臣雖伏農疇不違帝里孤忠投老依然戀闕之至懷
一德致平口此愛君之素願

理宗原廟章熙殿成代前人上皇帝起居表

聖謨如在貽燕翼以無窮邃殿崇成煥鴻名而昭揭式

彰孝治丕顯前光

臣某中賀

恭以理宗烈文仁武安孝

皇帝立極繼天觀文化下令聞不已盡周王敬止之忱
多福允懷軼漢帝猗歟之美永言弓劍之闕緬想衣冠
之游爰飾室楹用章景饗恭維皇帝陛下思皇繼序適
駿有聲日月就將陟降之監有赫夙夜宥密儀刑之典
作孚思弗釋於羹牆美特歸於宗廟 臣云云 緝熙維清
雖莫預肇禋之禮肅離顯相第益嚴對越之心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四

牋

立太子妃代湖南帥趙德修賀皇后牋
椒房篤愛莫重承祧穀旦盛儀式嚴受室化由內始聽
自外孚皇后殿下身示母儀性安女則親親之義雖密
體於上心子子之慈爲早謀於中饋遂諧嘉禮無忝微
音臣何幸際口逢難名鼓舞分符遠地阻隨振鷺之班
歸美長秋願續關雎之詠

代前人賀皇太子牋

前星色正有開主器之賢吉日辰良樂得友瑟之懿事
關家國喜滿乾坤皇太子殿下雷默其聲海重而潤方
春秋之鼎盛厚養德心在朝夕以常勤急資賢則天作
之合民具爾瞻某濫守專城欣聞嘉禮望而稱慶莫輸
龍拊之情持以效芹敢誦雞鳴之訓

公主下嫁代前人賀皇后牋

后德始基夙著順成之則王姬下嫁聿嚴往送之儀邦
國增光宮闈胥慶皇后殿下美超虞汭聖比周姜備坤
道以承天陶然和樂協異爻之得女範以肅雝茲厭翟
之有行繫關雎之所教某濫爲郡將莫幸口甥遙想長
秋喜新副玉鞭之選對敷華旦愧莫隨金闕之班

代前人賀皇太子牋

分尊月姊旣諧築館之盟義重星闈特侈及門之送禮
嚴內外喜滿乾坤皇太子殿下友則因心師惟主善與
家人而相接素篤天倫事異長以彌恭自融春意爰迂
鶴駕以相翟車某濫守南州遙觀上國重光下燭應聞
縹緲之吟簫盛事難名徒有回旋之舞袖

代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王伯晦辭免大學士
知慶元府得旨謝皇太后牋

老去清朝方疊辭於寵命恩除眞館仍峻陟於寓班榮
甚踰涯懼如臨谷

中謝

伏念臣一迂成癖多病襲衰豐

本堂文集卷五十四

二

水燕貽偶玷舊臣之近列乾天龍御首詢潛邸之末從
飛屢詔以趣來躡眾賢而驟拜徧儀兩地坐閱三年愛
君雖積於至忱無裨聖德憂國徒勞於過慮難用拙謀
猥素餐而自慚懷公議其可畏東歸遂決上眷彌隆四
輩臨門但循牆而走避六旬淹命正席稟以待誅俄畀
制垣具升殿幄念初心非矯方當省咎以閉門使外任
可勝久已勝恩而造闕亦惟控免雖幸賜俞然猶因除
職之幸而復余祝釐之秩不能者止旣終察其無他惟
適之安又必使之有祿曲成至矣頻瀆可乎茲蓋恭遇
皇太后殿下配聖母任垂慈子舜坤元柔順相與浚忠

厚之源家法儉勤深有助廉恥之化迄今閒散實戴生
全臣敢不仰體優容退矜際遇山林本性雖已從招隱
之盟臣子至情尙欲播思齊之詠

狀原注云有申諸
司狀今不存

申兩浙轉運司乞牒紹興府并牒全府復回受魏

彭獻嘍縣已沒入縣學養士田產并根究魏彭狀

照對本縣舊校云以下
缺三十餘字三百近年以來又置學舊校云
又缺三

十餘字 川泳雲飛於作成之下教亦至矣而區區猶有所

望者以養輔教今載忽承本縣以魏彭詭寄張總幹戶
產穀租五十餘拘入學宮添助養士可謂機幸不期魏

本堂文集卷五十四

三

彭計會逃寨假借名色欲行強據繼蒙申上閩府而大
帥大卿先生以一代儒宗身衛吾道一覩此申卽奉使
判所至州縣惟田旣入學養士不可投獻勢要之家亦
不當恃勢而賤士今所申魏彭詭寄在籍一應田產已
歸之學揆之法理而宜參之輿論而當有受獻者不亦
愚而貪乎案給榜具使榜一下交相慶抃自謂可以垂
無窮矣今之收斂之際其魏彭尙敢狐假全府威勢脫
經本府追索人案又且帶兇徒脅持佃戶使租課未有
歸著學宮之興廢教養之絕續盡在此舉欲望台慈特
賜山判近而申臺府遠而申朝廷將魏彭追上根勘妄

訴投獻情犯重斷施行事本縣證得上件事昨累追到魏彭爲本主張制參太博宅縣尉幹人蔣升訴詭寄田產偷瞞稅賦避免役次及將先制參侍婢首飾衣物釵釧藏匿及將莊內所留財穀什物租簿契書搬藏一空等事責據魏彭親書供招前項情犯某書注主之訴僕名分爲先財物爲末魏彭父子執役於張縣尉宅已二世矣張制參大度包荒養成溫飽之計張縣尉因循信任積生謾侮之心主家不加富而魏彭之家日以豐主家不植強而魏彭之氣日以旺此張縣尉所以不平因其擯妻而爲之詰問其一家之私因其藏附擿發十年前

前之事因其搬家而爲之空取其什物儲蓄之餘此訟之所由起也有如附子等物縱是魏彭之父魏榮收之於趙養娘之歸篋當窮其原於魏榮而魏榮已死當訊其實於趙養娘而趙養娘在遠勿論可也有如搬去餘物便是主家可取亦須經官方爲正當今乃乘一時之憤爲席卷之謀不知魏彭預搬已多其實主家所搬無幾我自是欠占便宜彼遂以盡取之說爲說若夫魏彭寄託去處各有姓名不欲滋蔓追呼騷動田里勿論可也然魏彭自有不可逃之罪者三僕犯主怒唯有靜守今則輒先搬動以啟主疑是爲背主僕受主訴唯有和

解今則買使旁諫以撓正事是爲抗主此一可罪也小人得妻不啻足矣主家以婢妻之當相守以老衣食稍充眼孔便別遂爲阿蔣反目至曖昧姦情此二可罪也詭寄戶產條法甚嚴顧乃盡其家之所有以總幹爲戶謾官避役不知幾年矣此三可罪也積此三罪他何必問魏彭勘杖一百寄刺鎖長樂寨所有魏彭產業特與除墳墓基屋外並照條沒入縣學以助養士其張縣尉亦自謂中間亦有幾項然無干照可證況之縣學亦是本色上義事縱有之不當較也所有魏彭契書牒發下錢糧官廳據官籍并量入學所有魏彭寫下認錢約四

本據面問張宣教及蔣升供隨已扯毀仍再取蔣升狀附案此後執出不爲用也阿蔣不可復合聽歸主家餘皆免問仍申臺府本縣已備此因依分申提刑使臺提舉使臺使府并申轉運使臺去訖續承主學徐迪功公狀申魏彭倚恃親情祝祐諱訐不忿拘田入學養士輒代名入府投獻勢要府第經營霸佔圖得脫免蔑視學舍欺陵縣道乞備申本府給榜繼具申去外再據張縣尉當直金華訴魏彭萬四憑託聲勢誹徒祝祐季二把持打見成狀草欲將已沒入縣學養士田地投獻府第繼拾得祝祐親筆狀草經縣蒙備申臺府去外續蒙本

府安撫使判所至州縣惟田旣入學養士不可投獻勢
要之家亦不當恃勢而賤士今所申魏彭詭寄在籍一
應田產已歸之學揆之法理而宜參之輿論而當有受
獻者不亦愚而貪乎案給榜具魏彭反投身於全府作
使臣埋頭經府脫詞稱欠咸淳五年本息送主管司追
究理還帖下長樂寨勒魏彭供具因依其魏彭父子三
世爲本宅管莊出入錢穀因此肥家只緣編盜主家財
物不分名分不得已申訴魏彭在縣供認今魏彭旣已
逃寨方且投託府第撰詞脫判乞施行某書注照得魏
彭之產詭寄犯法拘沒入官旣歸夫子之學宮已從本

府而給榜全府方此享吾道之效正當爲吾輩之地必
不肖聽魏彭之歸投奪夫子之所有本縣備此因依具
申本府去訖累牒長樂寨押上魏彭到縣取呈寨典軍
頭求壽等受財妄作緣故脫放魏彭未暇究竟今魏彭
夤緣計置投獻府第必欲脫隱本府給榜核牘必欲追
索人案某念縣庠所收甚薄欲教無養魏彭有不滿三
四十畝府第基業如山如河旣不必較此微末詭寄戶
產拘入縣庠名正理順亦不當更來攘取今又據縣學
諸職有詞所合并述前後案節申上欲乞提學轉運使
臺使判嚴欲追上魏彭根究妄行投獻情犯重行斷治

仍牒本府住行併牒全府照應更乞備此因依申上朝
省乞施行則闔邑人士實拜教育之造須至供申

申諸司乞寬催科劄狀

某不避斧誅仰干崇聽某縣令也有民社焉敢以其職
事白照得本縣自去年風水旱交病上中戶薄收下戶
入冬便無飯糶家產賣妻孥延引命脈專待今年蠶麥
接濟又厄於淫雨苦寒蠶無成麥收不及半鵠形菜色
忍飢種田五月之交又晴乾類不及種十四日以後得
雨種方入土而日日是雨自二十至廿二日雨日夜如
傾岷會三郡眾水環境莽爲一壑侵齧縣堞冒沒民廬
坍壅土田漂蕩物產苗已秀者著泥而爛秧方插者隨
流而浮黍稷荳蔴皆成烏有某於近縣二十里內雖典
質辦錢多差人船載飯往餉於二十七鄉雖百端勸諭
或發糶或運糶而飢民重遭此變夏作已缺望秋成亦
難準勸糶者有限待哺者方長事勢至此何止痛哭而
已唯是催科一事某爲見國家調度非民賦何支非州
縣誰辦且版曹使府專吏專人更發迭至坐而煎督不
能以刻未免捷出文引嚴行追監而催到上戶那能及
數率是典質借兌以應期限皆專人所目擊彼下戶飢

餓而不能起者則奄奄氣息曰我死無須臾矣皇恤其

他扶曳而尚能行者則纍纍至庭曰我抱追引在此一
唯所命當此之際雖周孔之聖不能使之樂輸雖桑孔
之算不能爲之迫取繭絲保障自有後先天命人心亦
相終始不亟圖之有難言者爲今之計欲寬民在寬縣
催欲寬縣催在寬使府戶部欲寬使府戶部則在朝廷
然此情不得上達惟有哀籲仁造欲乞恕微官僭躐之
誅察國事關係之重備申朝省先乞行下使府戶部權
寬限捐暫抽專催使某鞠躬盡瘁拯援摩撫活得一人
是一人活得一縣是一縣某下情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自注云乞寬五六七三月催科仍自措辦十分之三以應公供別又有申狀今不存

本堂文集卷五十四

八

岷縣遠迎賈平章似歸紹興私第狀

門生具官陳某恭審密啟紫宸薄遊綠野太平之期當
今日成功收斂而若無富貴於我如浮雲隨意往來而
自在父老望塵而迎拜兒童騎屋以聚觀某試口非才
除途有職喜溢眾人之外驅先百里之閒卽遂巖瞻允
爲機遇謹具再拜申伏祈鈞察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五

啟

謝解啟

寶祐三年乙卯十月一日

門生鄉貢進士陳某 右某啟伏覩使府九月十二日
揭曉叨預薦名者伏以鳳綵春頒喚起功名之念鶚書
秋送獲陳詞賦之科果誰主張有此僥倖竊以聲律之
學器識所充雖鋪張之體因今亦惟鳴道自選舉之法
非古猶足觀人奈何尙氣骨者易失之羸拘繩尺者每
流於弱天下誦在鎔賦能幾希文夷狄呼長嘯公不多
范老挽回前作正賴後來第如某者骨相郊寒性姿參

本堂文集卷五十五

一

魯鄉鄰相日頗知弓子之爲箕場屋驚心殆類竽門之
鼓瑟因束書於湖海將問道於雲霄闖要家而巧顏情
底難藍袖指戎幕而寄名氏便可鶡冠然念受口父師
立身天地昂然當如獨鶴潔不可污詭而或獲十禽得
亦猶失茲遇詔歲來歸故鄉崢嶸折桂之癡掀舞踏槐
之勇八吟雖苦愧無五色日之長一鳴而驚忽借九萬
風之便靖言至此夫豈偶然茲蓋恭遇某官馳驅聖賢
湛酣今古挈程周正心之印以覺昏蒙任羊杜方面之
權而先教化遂使雕蟲之陋亦叨勸駕之榮某敢不益
自激昂思所報稱由科目而進幸途轍之方開以道義

自將尙門牆之不辱寸丹如炳點墨非誣謹具啟事躬
詣堦墀趨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啟 十月日門
生鄉貢進士陳某啟

謝監試東倅趙叔禮希啟

右某啟以下同前此係原注後做此茲蓋恭遇某官肩拍閒平眼空

賀白定力泰山之盤據坐鎮棘闈平心淵水之淳涵揭
爲藻鑑遂令弱植亦與計偕以下同前

謝西倅余景初研啟

右某啟以下同前茲蓋恭遇某官黃鍾爲宮元圭不琢屏星

臨照增文宿之光華松雪吟哦長儒林之精采以下同前

本堂文集卷五十五

二

謝南倅趙元禮準啟

右某啟以下同前茲蓋恭遇某官東箭奇材南金上瑞燁炳

星之聞望鎮服介藩分魁秀之光華衣被多士以下同前

謝口口教授口口啟

右某啟以下同前茲蓋恭遇某官昭漢魁杓瑞時奎壁教如

化雨轉吾道之洪鈞筆補天工揭斯文之正印遂使子

衿之末亦叨賓薦之榮以下同前

荅口宰招鹿鳴宴啟

藐然未薦知百里之有天戒以初筵愧一寒之非地手

捧書魚之寵心馳笙鹿之榮退被冠裳進陪樽俎春風

借便倘采及於菲葑他日歸恩皆種成於桃李

謝江西蕭帥

逢辰

舉從事郎以上啟

舉詞云學優而仕行稱其文

開慶元年己未十二月廿二日舉景定元年庚

申三月謝

螺水名區聳碧幢之初建鷺洲冷職叨翠刻之先飛雖公猶私以榮爲懼天下多事之際帥府宏開江西一道之閒人材森立凡智謀足以應變與意氣足以赴功當入禮羅以膺薦墨乃若執經講道周旋惟有於佩衿捧檄驅馳搜訪不遺於文字縱或其人之可取疑亦非今日之急親倘首舉之能無議者況某山癯特甚書癖相

本堂文集卷五十五

三

忘俯仰兩閒識此身之爲貴上下千載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密以加工難免爲貧而干祿幸託誦弦之地共

陶禮義之天庶猶勝於他官仍不離於本色而況廬陵

氣習皆四忠薰染之餘古心規模存二程源流之舊

原注

云吉州白鷺洲書院乃江古心右丞相萬里所創每升堂而自慶信筮仕之多

緣有如達尊實主吾道樞趨函丈既同立雪之諸生奔走鳴珂又忝承風之屬吏苟特原於瘵曠是已拜於全

存孰謂屋烏敢希表鶚羽檄方棘宣力封疆者多機籌貴深悉心帷幄者眾皆望華褻之積以開榮進之階送

上公車願先書院兼味言之太過想輿論之交驚仕未

學而可羞豈優之謂文與行而俱慊何稱之云不圖黍
谷之忽春如嗜昌歠而莫曉特達如此激烈若何茲蓋
恭遇某官諸葛之忠子房之智毀家紓難甯誇著繡以
晝行應敵如常坐使聞笳而宵遁且欲共扶於宇宙方
將泛採於材能遂俾妄庸亦歸造化某敢不端於取友
善以爲師受蕭鄴侯國士之奇尙其不辱誦陳師道主
家之句舍此誰依歸倚良深敷宣罔既

通賀吉守寶謨王直閣必兼江西倉啟

恭諭簡在冕旒榮兼麾節江西一道之寄樂得眞儒天
下多事之餘共扶新局除音誕布有識均歡恭惟某官

本堂文集卷五十五

四

元氣會歸純忱表裏相門積累至東萊而愈光原注云呂成公

祖謙乃夷簡之後今王敬嚴乃宰相淮之後道學彫零幸中立之猶在思昔

涓祐之盛際滿朝慶厯之名臣某諸賢最則在都省自注

云王伯晦諸公及異日之勇退惟我公之獨先方當清明猶不

能容於范老設遇姦慝將大可觀於元之用則負漢庭

蒲諫之聲舍則遂浴社棠羹之興從容出處輝映後先

易轍改弦忽值公朝之籲俊彈冠結綬率皆曩歲之同

寅或長儲寮原注云李解峯伯玉或居小宰原注云王伯晦表立有如於

汲直策升宜首於周行天子曰嘻此南風之不競虜氛

乘隙半內地以皆驚康廬庾嶺之中閒湖漢洞庭之左

右原注云江西漢爲禍特甚尙忍言哉興袁等區渺清

野而未復瑞臨二郡慘焦土之可憐縱有幸逃蹂躪之

衝亦皆重困應酬之浚起瘡痍而衽席孰恩勤斯轉離

散而室廬誰主張是敗碁正需於國手壞證必待於神

醫豈不欲鸞鳳之儀庭其如爲馬牛而擇牧爰授皇華

之轡而分皂蓋之車救浙東之大饑爲今朱子安河內

之甫定若昔寇恂庶幾民物之更生不負君相之妙選

某山癯不韻書癖無奇俯仰兩閒知此身之爲貴浮沈

半世求其志以未能偶隨雁塔之羣遂忝鷺洲之長與

朋友而講切乃平生心有宗主以倚歸尤第一樂良機

熟啟正印方新旣幸囿於帡幪庶苟逃於曠敗乾坤如

許特禮義之尙存山斗其徒非門牆而誰望

本堂文集卷五十五

五

通兩浙洪漕壽啟

鶴袍重寄有大造以成人鷺嶼浮蹤望仞牆而無路茲

敢因徐而見孟原注云因趙德修而見之蓋將去楚以事齊爲今日

謀亦平生願竊念某山癯不韻書癖無奇俯仰兩閒知

此身之爲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密以修

身難免爲貧而干祿幸託誦弦之地共陶禮義之天庶

猶勝於他官仍不離於本色游泳者眾方相與於雲飛

敦學其閒尙庶幾於日益俄而北道原注云吉守兼倉趙端齋友端也越

之餘姚人時屬軍興守
臣皆用土人故東歸歸也東舟雖去如己之孤寒本

不因人而冷煖然而義之所在謀之貴臧解組而行既
匪隨司之職倚席不去又非事主之情於二者以皆難
有一焉而或可乃沿公檄而訪遺書因得少償門下之
私不覺久滯周南之役舊巢好在雖不計於往來殘局
重拈恐重難於收放固當委餓而莫顧烏可指氈之我
留豈食魚而必魴改誠是也欲膏車而秣馬將安之乎
亦知世有於燕臺未信誰推於鄭轂遭逢知舊勞苦蹠
跚推說項之素心轉依劉之僭想曾門陳子更欲從坡
老之游烏幕石生或者爲昌黎而用向來聞此今倘見
之茲蓋恭遇某官天日高標雲巖顧望世忠不墜西平
有子子有臣家學相輝元方爲兄季爲弟實任宗主人
才之責況當轉輪帝里之時以至疏庸亦希識拔使芙
蓉池上分生意於微根則松柏歲寒見終身之大節以
此自信尙其知哉

謝浙漕提領趙右選

與

辟三石橋酒庫啟

檄留京輦幸逢膚使之建臺剡上公車俾與屬封之分
局本無一日之舊俄有二天之新誰能挈提如此特達
竊惟王畿轉輸之寄實兼酒所提領之權庫務凡六十
餘雖張官而置吏課額以千萬口易施奪而爭民故析

微利者類傷仁而張高談者多廢事必有精麤一貫之學斯享道誼隨試之功故凡任人尤在得士某山癯不韻書癖無奇俛仰兩閒知此身之爲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密以修心未免爲貧而干祿幸託誦弦之所濫司衿佩之盟游泳其中雲與飛而方化敦學之際日加益而不知忽公牒之有嚴俾遺書之汝訪不覺久旋於蟻磨似難再顧於菟裘豈食魚而必魴不可則止將舍烏而弋鵠吾誰適從敢圖當世之福星肯借孤宗之道地拔之黍谷俾以糟邱是乃生死肉骨之恩安暇本來面目之問況文章如黃魯直猶屑坐曹而學問如劉道原且甘典務今以謬庸而叨此豈其機會之偶然茲蓋恭遇某官光襲殿蘭清標坡菊規模軒豁一身爲世之龍門造化斡旋隻手活人之鮒轍以至於益益塵埃之役亦取諸詩書糟粕之餘某敢不心抱獨醒德御旣醉陳執中監慶州之酒實啟修程趙文子舉筦庫之才尚徼終惠拳拳歸倚續續摩編

謝湖南帥寶謨趙直閣

必辟帥準啟

雲燾南驅執御在門人之後露函上辟備員諸幕屬之中孤寒夙囿於陽春造化又從於今日某他無能解獨有遭逢子視尹生魏國不忘於先契人輕李薦坡公自

謂之能文比辭食菜之廚歸值踏槐之市偶收一捷少

副相期杜曲之夢何靈愛深骨肉

原注云乙卯秋初德修得高郵軍借五里

塘杜園安歇吾在其館中德修忽夢吾四首有窘急狀力爲解脫之夢覺以語吾謂今秋必預薦且賀之甚喜是秋果叨秦郵之扁良侈喜滿鬚眉
原注云吾省榜到鄉舉之薦
扁其館
曰曾桂
若爲仰荅於知音亦曰永隨於環轍急謀寸祿

暫遠仞牆蹒跚捧檄之還邂逅追風之入馬馳塞上終

合歸翁燕到堂前依然話舊且曲爲於善計因小憩於

凍曹其處益盍之間雖非曩洗不求糟粕之末麤有詩

書在私意惟知轉身而盛心若曰溷子等而向上或者

待時俄逢玉鉞之詔行相趁油幢之影動願以充籠而

本堂文集卷五十五

八

行冲者良多猶未下車惟荀爽其先辟覆蕉偶成於夢

鹿無枝可著於飛鳥倍費斡旋始諧收置試誦箋天之

語足觀爲地之難謂二千里而偕來亦既數月使再三

瀆而不遂黯無晶光公朝所以亟俞小己未知所稱恭

惟某官平行實地清到聖涯早得風雲眼遂空於四海

初無涯岸門自遠於雜賓茲專羊杜之權宜得石温之

助仍先私客不曰非才某敢不緊緊受持惺惺檢點薦

選人如樗輩旣叨趙元鎮之知稱先生惟曾門當守陳

履常之敬寸丹如炳點墨非誣

本堂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五終

